

13.01
台江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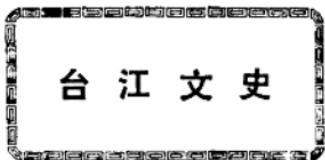


台江文史

中国 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福州市台江区委员会

8

3



目 录

第三辑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
- 沧海桑田话台江 林祥彩 (1)
“八闽首府”商业集散中心——台江区 林祥彩 (6)
台江传统特艺名牌货拾锦 林祥彩 李益清 (16)
解放初期福州市粮食市场及粮食机构变化情况
的回忆 高振云 (29)
- 著名科学家——邓叔群 邓应增 (37)
- “黄案事件”始末 林增城 (43)
历史古港——新港话风云 林祥彩 (51)
福州台江河口万寿桥 杨爱昭 (55)
福州台江万寿桥小史 刘金璧 (59)
乃裳路史略 池履祺 (63)
- 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诗三首 陈 群 (62)
- 福州民间音乐——十番 陈 雄 林祥彩 (66)
清季福建火柴的输入与生产简况 王匡维 (69)
解放前台江的花花世界 林祥彩 (72)
- 鸭姆洲的由来及其它 林增城 (71)
福建神道迷信 (二续) 徐天胎 (76)

沧海桑田话台江

林祥彩

福建省会福州，群山环绕，大海东濒，是祖国东南沿海古城之一。由于福州地处闽江下游，千里闽江沿岸的富饶物产，多顺流而下，集中福州转口销售，从而使福州成为福建省土特产的集散地。台江区位于闽江左侧，早年河道纵横，商品装卸，商贾贸易皆称便。元朝以还，几个世纪，泥沙积聚，沧海桑田，水乡逐渐变了市集。尤其五口通商之后，福州商业经济兴盛，台江区更成为福州市商业中心。各行业行栈、商店，手工艺作坊，门市部，各具特点，自成一条街。但自抗日战争爆发，海口封锁，台江一带行栈商号受到致命打击。解放前夕，淘汰殆尽，幸存者已奄奄一息，一片萧条景象。解放后，福州和全国一样起了翻天覆地变化。台江区商业结构，旧貌换新颜，面目一新。倘使前人复生，当惊世界殊了。现在，让我们就如下四方面回顾一下解放前福州台江区的旧风貌。

一、水上交通运输发达是台江区成为商业中心的主要条件。

千里闽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其流域几达福建辖区三分之一。古代陆上交通不便，闽江乃成为水上航运的大动脉。因此，沿江物产顺流而下，多集中到福州转口销售，从而促使福州成为历史上重要的商业城市。台江区的帮洲、义

洲，苍霞洲的“三洲”地带都沿着江边，接近河道码头，公私仓库都较多，又有水坞和广阔的起卸地方。因而船只密集于此，形成溪河运输的集中地点。据《福州地方志》载：

“当年闽江内河民间运输工具的民船种类繁多，如：“长路船”，是来自内溪，永安，浦城，松溪等，有：“课差船”，“鸿尾船”，“五百包船”，“圭公船”，“雀船”等等。有的三舱雀船，在建、泰宁装上五千斤大米，直达福州后连船带米抛售，山客空手而回，以免受上水，拔内之苦”。除此之外还有短线船，来自南平以下沿岸各线运输的木帆船，多来自尤溪，古田，闽清，永泰等处。还有“平艚”，“平水艚”等等。据考证当时停泊在台江区帮洲拍龙道一带，最多时船只集中到五千多艘，盛况可知。这些船只，都活动于台江区沿着江边一带和附近河道。所以沿江一带设置码头很多。《福州志》载，仅大桥以北的道头，就有：小桥道，水巷道，瀛洲道，尾透下道，尾透上道，下道，十三桥道，十四桥道，路通道，万寿道，福清馆道，汇合道，蛎船道，中亭道，菜浦道，三通道，圣君殿道，硃塔道，南园道，妈祖道，大义道，合记道，打索埕道，义洲道，太阳道，拍龙道，洪武道，酒陈道等。当年（指五口通商前后）每天船只来去频繁。船户、山客货物脱手之后，难免要选购自己需要添置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这样，此地几条不大的街道，就布满了三十六行的各类商店和批发行号。当时的三保、二保，后田、万侯街，霞浦街，海防前，石狮兜一带各业商号，网点星罗棋布，商品配套齐全，应有尽有，市场繁荣冠于全市。福州妇孺皆知的民间传说故事《贻顺哥烛蒂》的马贻顺丝线店，就开设在石狮兜的河下口，后来改为泰来丝线店。

二、主要的土特产经销和洋货的充斥。

集散于福州的主要物资，以木材、茶、笋、纸、香菇等为大宗。茶叶，过去曾与汉口、九江并列，为我国的三大茶市；木材也与汉口、安东构成三大木材市场。福州港口（包括台江的新港）自古在对外贸易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但到了清代，由于统治者的种族歧视和压迫，不少人逃亡出海，参加郑成功抗清斗争。满清政府实行海禁，不准福建人民到海外去，也不准私人进行海外贸易。在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关闭了两个多世纪的中国大门被帝国主义强行打开，福州成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口岸。从此洋货长驱直入，帝国主义洋行、公馆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仓前山，番船浦一带。如，英国的裕昌洋行，协和洋行，卜内门洋行，颐中洋行，怡和洋行，天祥洋行，复兴洋行，还有重点进口洋糖的太古洋行；美国的美孚洋行；日本的三井洋行，铃木洋行；德国的禅臣洋行，德士古洋行，东亨洋行等等，都是较大规模的外国商行。他们逐渐控制了福州主要商品市场，掠夺、榨取中国人民的膏脂，窃取政治、经济情报。现摘录《福州工商史料》一段记载：“根据闽海关统计，在光绪末年外国进口货物的主要平均数字如下：洋米约三十五万石，价值八百五十万两左右。各类印花棉布、棉纱，年约四万担左右，价值一百万两以上。煤油年约四百五十万加仑，价值五十万两以上。洋糖年约价值五十万两以上。此外进口的货物，主要还有面粉、钢、铁、铜、铅、锡、象牙，法郎器皿，中药材洋参、犀角、燕窝、海参、钻石珠宝，化学物，电器材，洋笔、洋针、洋纸、洋藤、洋伞、洋烟、洋酒、皮货、肥皂、洋火（火柴），水产品、绫、缎、呢、羽、哔叽、毡、毯、衣服鞋帽等等，应有尽有。总计全年进口货的总值约在一千六百万两左右”。

在上述进口货的总值和当时从福州出口的土特产年总产值约为七百万两相比，则逆差将近一千万两左右。从进口货中，可以明显看出最多的是米和布。也就是说在人民生活中最主要的吃饭和穿衣问题，都控制在帝国主义商人手中。外国商人除了以福州为主要市场，进行洋货倾销之外，另一个目的就是廉价收购土特产。当时帝国主义的洋行、使馆、公馆等虽大部分设在仓山区，但洋行的“买办”和“马弁”（洋经纪人）都经常活跃于上下杭街一带。因此，五口通商后，曾作为八闽首府进出门户的洪山桥码头地位，逐渐被台江所取代。台江区成为福州土特产集散的总枢纽。

三、商业帮派和会馆林立

五口通商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商业也出现畸形繁荣的景象。商业帮派纷纷成立，勾心斗角，互相竞争。《工商史料》载：“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在南台上杭街成立了福州商务总会，作为各帮派商号的协调机关。总计福州帮派最多时达二百多个，全市商店约一万五千多号”。各地帮派为了便于联系工作及经济活动起见，所以设在台江区的会馆比较多。现将建在台江的会馆罗列于下：

建宁会馆（上杭街）	泰宁会馆（上杭街）
浦城会馆（上杭街）	周宁会馆（上杭街）
兴安会馆（下杭街）	南郡会馆（下杭街）
泉美会馆（台江）	古田会馆（一保）
永福会馆（三保）	尤溪会馆（潭尾街）
永德会馆（硃煌里）	延平会馆（霞浦街）
宁德会馆（铺前顶）	三山会馆（春育亭—清庵）
福安会馆（横街）	建郡会馆（横街）
福鼎会馆（夏醴泉）	霞浦会馆（台江）

闽清会馆（后田） 玉融会馆（台江汛）
汀州会馆（南禅寺） 绥安会馆（上杭街）
会馆云集，足见当年台江区商业的繁盛了。

四、福州第一条马路在台江区兴建，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从前福州街道都是狭窄的石板路，最大的南街（八一七北路）也只有丈余宽，交通十分不便。目前的河口嘴，铺前顶即是旧时官街通道，只不过把石板路改成水泥路。辛亥革命后，为适应车辆行驶，于一九一四年才开始建筑位于台江区的第一条马路（即公路）。当时许世英任福建巡按使，倡议建筑。路从水部门，经耿王村（现南公园）、中选、至台江汛（现天华戏院）。全线桥梁有十四座，而十四桥坡度比较陡。据《福州地方志》记载，福州通汽车时，汽车公司招揽乘客的广告上有这样一句话：“请尝十四桥风味”。后因这条公路线路迂曲，路面较陡，不利交通，于是又筑了一条从南门沿茶亭、洋头口转经国货路到南公园的公路，把它同从水部到台江汛的路线连接起来。城内公路于一九二八年以后才开始兴建。首先从鼓楼起向南直伸至南台，中经双门楼、南街、南门兜、茶亭、铺前、小桥成为直线，不要再走国货路了。过万寿桥，仓前桥而至仓前山作为干线。从此台江区的由河口嘴出铺前顶至安民崎顶这条旧官街大道就变成小街支路了。初期所筑的马路既窄又弯，路面多系沙土，雨天泥泞不堪，因而人民讥为：“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现代公路，这都是解放之后人民政府所建设的。行路难一去不复返了。马路平广，交通发达，进一步促进了台江区后来的商业发展。

“八闽首府”商业集散 中心——台江区

林祥彩

靠近闽江的上杭街、下杭街、潭尾街、三保、苍霞洲、义洲、帮洲一带，为福建全省特别是闽东闽北土特产品茶、木、笋、纸、纱布、粮、油、豆、糖、中药材、各类杂货，以及农副产品的集散总枢纽，福州工商经济中心。兹将当年各行各业在这一带的布局及经营活动情况简介如下：

上、下杭街、潭尾街和“三洲”地带

(甲) 茶。茶、柴、笋、纸是福州出口的大宗货品，经营的大商号，多集中在这一带。如：“茶”。福州茶市最盛时期，约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叶。当时福州港输出货物总值中，茶叶几达百分之八十。福建各地茶叶，多集中福州出口，有红茶、绿茶、青茶、白茶、砖茶等，品种齐全。在出口茶叶中，早期以红茶为大宗。当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每年出口常达七十万担，运销英、俄、德、荷等国。当时每届春末，即有运茶外轮数艘，集候马江，盛极一时。福州茶业、有恒元堂毛茶帮，其毛茶栈（即茅茶栈），均开设在下杭街和下院街一带，约有十余家，如：生顺、明兴、宏春、富春等。而生顺可称为茅茶帮之王。据调查，生顺行高峰批售量，年约两万多担。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花香茶的

产生，福州也形成以精制花茶为主的花茶帮，以茉莉窨制为主，亦有以珠兰、水圭、柚花、木兰、白玉兰等花窨制者。花茶运销于京、津、烟台、青岛等地。最盛时期约有六、七十家，大部分均分布于苍霞洲，福全社和荔枝模下一带。因地近闽江码头起卸便利。现在支前路尚有一个地方叫“茶道”，就是当年装运茶叶的码头。较出名的茶行有：福茂春、庆林春、协顺隆等。而当时最大的三家则是洪怡和，福胜春，洪春生，是南帮洪家开的，为苍霞洲茶帮之魁。当时北口茶客有句口头语：“刀牌烟仔、洪字茶”，可见洪家茶帮的兴旺。洪家茶在抗战前后趋于衰落。还有与洪家相伯仲的上杭街油巷下的张德生。这家外运茶叶数量相当庞大，而且置有船舰（即木帆船），川走山东等处，经营船头货棉、布、纱，还经营钱庄等，为上下杭街工商界的佼佼者。

当年茶叶都集中福州精制出口，数量很大，所以说花茶和各类茶叶生产的盛衰，对当时福州社会经济有相当影响。在国民党当政时期，福州茶业也被纳入四大家族控制之下，原来民营的茶帮遭受官僚资本的致命打击，再加上抗战以后海口被日寇封锁，茶叶外销几乎全部停顿。当时福州的茶商几濒于绝境。

(乙)木材。福建省系我国重要林区之一。木客（又称山客）将木材编排放入闽江，顺流至福州出售。福州的木牙（又名木行）是专门代客转手销售，从中抽取一定成数的经纪商。木帮（又名木商），多为江浙等外省商帮向福州木行购买木材后，运销到省外的行商。木客，有福州人，有外地人，不少是上海和宁波等地商人。他们自己或派人深入山区产地采购，在当地编成木排，从上游沿江放排，运到福州。木排由产地运到福州，多要先停泊在“水坞”。当年福州较

大的“水坞”有两个。一是“上渡水坞”，由上渡直至建新；二是义洲“白马河水坞”。在义洲、帮洲这一带，最盛时期，有几十家木客，木商，木牙。在清光绪年间，最著名的有林太和木行，其行东是浦西林宝璋兄弟，至今义洲还有“太和埕”的地名。八兴境的林日茂木行亦是有名的。还有长春木行，既有代客贩运，又有采购，现在义洲街办处，就是其当年的行址。后期有采运商。吴可珍的行址在中平路，是后起之秀。还有最出名的茂森木行兼办锯木厂。以后还有温州帮王国桢的南强轮船公司，兼经营木材，资金雄厚，独树一帜。福建的木材当年销售的主要渠道分为五大帮，俗称天，南、台、北、福。“天”即天津帮，即京津一带；“南”即闽南帮，属漳泉各县；“台”为台湾帮；“北”即北帮，宁波、上海、长江等地；“福”是本地帮。此外还有经营“天津板”的木商号，多开设在潭尾街一带，较有名的有新福记，倪裕记、倪天益、义隆及星安桥的信余等家。抗战期间，由于闽江口封锁，海上交通断绝，木商一蹶不振，福州逐渐失去木材集散地的作用，木行随着消逝。

(丙) 筍、纸。筍、纸是福建的土特产，由当地商人（称为山客）就地向生产者廉价收购，运来福州投行售卖。这等行栈简称溪行。溪行又称九八行，初时多集中于帮洲一带及后田，河下、官前社、万侯街（主要闽清帮）、石狮兜、下靛等处。在五口通商后渐移至下杭街、潭尾街以及苍霞洲等地，其原因是适应水陆交通，便于装卸、囤放。民间传说：“达官子弟卖饼换番钱”的吴二伯溪行，据老一辈说就是在后田附近，后改为水口栈。当年后田一带是很热闹的。

旧时福州对省外交通，海上靠木帆船（即山东船），载量可达数百吨，多以粗货海纸等压舱，顺风张帆出海。开航时

沿江放鞭炮，敲金锣一直到闽江口，很是威风。在福州停泊地点，多集中于番船浦和瀛洲江面。五口通商之后，被外国轮船所代替，但仍然不废，还是海上运输的辅助工具。原因是大轮船吃水深，不能靠台江码头，须经驳船盘运马江，再装轮船，花费多，货易受损，而木帆船就在台江装卸，就以租货为宜。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海运要绕过封锁线，以利用小帆船为宜，帆船又活跃于海面。当时下杭街捷兴代船客户购销业务很盛。在这一带最盛时期有六十多家。兼经营其他的溪行不计在内。经营笋、纸溪行的老板，分为福州帮，江西帮、沙县帮、洋口帮、连城帮、建瓯帮，浦城帮等。其营业方式有：自采自销，自营兼代客，合伙经营等。曾家的长兴懋行，就是原来与人合伙，由海纸起家，后折股改为曾长兴。老板是曾文乾是当时工商界中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据《福州工商史料》中关于《曾长兴土纸行的兴替》载：“在1883年中法战争，法国孤拔主将被我国长门炮台一炮打死。主将一死，法国侵略军一片混乱，战舰逃跑。胜利的消息传到福州，第一个影响，就是当晚市场各种货价飞涨起来，海纸也从一钱多翻上好几倍。福州北号（做国内出口生意的）向曾长兴抢购存货。孤拔的死，对满清政府没有好处，还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在曾长兴却带来好处，从行将倒盘摇摇欲坠的商行，一变为暴发户。从此多财善贾，业务大大发展，由主营土纸，海纸发展到兼营白料纸、香菇、笋干，自置山东船面向东北和山东一带。曾家最盛时期财产总数达当年的银元百万元以上。”曾家单以房地产来说，就相当惊人。在当年繁盛商业区潭尾街，就有毗连十三座的大房子，下杭路十三座，下靛街（现并入下杭路）一座串过上杭路。现福四中的校办下靛街工厂就是当年曾家的个人的家

祠。还有苍霞洲的临江大仓库、仓山和台江区辖内都有他的房地产，如：现兴化理的区委宿舍也是当年他的房子。他的长子叫曾宣一，字希骥。他是当年大行户小开的“六君子”之一，一生荒淫无耻。他有一套荒淫的安排，要娶十二房小老婆。福州当年社会传说的南台“十二月花”就是指他在台江霞浦街（现洋中路235号）建一所房子供“十二月花”（十二个小老婆）居住（该房子尚在，现为居民住房）。最终因为大事商业投机，亏本一空而告终。

当年在上下杭街比较有名的，有张德生，罗坤记（曾当旧商会长的罗勉侯所开），乾和记，永兴顺等家，资金雄厚，都置有山东船。还有下杭街的“聚源发”溪纸行，初期是靠投客为主，采取吃进来的办法，以低价结进，雇匠加工选货，印上“林聚美”牌号，自运出口，盈利甚丰（这家行址现系下杭街市食品公司）。老板林沛然，曾当福州旧商会的会长。上、下杭街和潭尾街的溪行，有的以货客投行为主，有的自采自销，如方成记，也有兼营其他杂货。知名的有：谢慎余，合长春，裕来昌等家，还有在延平路的泰生行，专营李干果装运香港。另一家是李泰源（原址在石狮兜现市第三纺织厂），绍兴酒、棉花等生意做得很大。以上这些行栈均是搞批发，不搞零售。旧社会的“九八行”（溪行）生意，欺诈手段是很突出的。

这里还须一提的是当年山东船出航，不但老板不在船，而“出海”（船老板代理人）也是由陆地绕道到目的地办事。以前的山东船“出海”，在福州出入时坐着三人抬的软轿杠的轿子，派头十足。他们中较出名的有张子琳（罗坤记船头行“出海”）、蔡茂杰（顺生行“出海”）、徐岑齐（张德生行“出海”）。“出海”，多数自己有做生意，而且很有力

量，如张子琳曾合股春茂隆船头行，还投资开茶行，蔡茂杰亦同。徐岑齐是慎泰和琦行大股东、大儿子在烟台设庄，办回虾酱、膏粱酒、花生油等，生意做得很大。有名声的“出海”，进出茶楼酒馆、娱乐场所，倍受款待，举此以见当年的商场情况。

(丁)南北杂货、糖、药材、颜料。从小桥头至下杭街一带，还有经营南北货、杂货、糖等商行多家。较有声望的有德发、元隆、新隆、万隆、蔡大生（系原旧商会长、解放初当市工商联副主委蔡友兰所开）、义美、义成、源泰等家，后起的尚有建东、华南（郭兆梅所开）、捷兴等家。还有何元记、唐华兴、周元通等二十多家。糖行有上杭街至油巷下一带，以中药材，纱布，洋颜料行为主。药材大户有怡兴、怡茂隆、乾泰、裕亨、德隆、如农、致远、德生祥、中孚（后起）等。药材行兼接方的有元昌、咸康、广芝林（系救火会联合会的会长徐建禧所开）。其中元昌和怡兴，早年都是大户中的大户，资金雄厚。

在上杭街较有名的洋颜料行有金元（十哥）、瑞丰（张盈科）、瑞大（郑瑞前）、裕兴、广兴、元大、金可郭等家，土颜料行也有数家。当年上杭街的纱布业计有四帮，即福州帮、江西帮、南帮、福清帮，盛时有二十多家，资金颇雄厚，大户有黄恒盛（黄占鳌、黄占鸿兄弟）、陈恒记、天记、罗恒隆、福联兴、黄丰记、华通、益兴、建南、安太、连利、水生、建德等家。

万侯街、坞尾街一带的粮市

当年万侯街和坞尾街粮食市场很大。坞尾街以售本洋米为主，如岭米、沪竹、黄尖、七里尖和琅岐早米等。以后台江汛沙洲填平建路，坞尾街的粮店移到北仔街和台江的江中

路。万侯街多集溪米，如浦城红米等。以前三保和万侯街一带有好多家银行（包括米行），较大的有：和记、兴记、义记、新兴、懋源、德春、裕春、森记等家。坞尾街比较大的银行有蒋丰裕、佗佗吓罗、潘协和等家。

商业的黄金地——中亭街

中亭街靠近闽江码头，又是交通孔道，四通八达，一向被人称为黄金地。商业以批发兼零售为主（咸鲜鱼牙除外），巨商辐辏，顾客云集，繁荣气象，几甲台江。其主要行业列举如下：

（甲）咸、鲜鱼牙。有元丰华、协丰、聚记、德源、长合泰、春茂隆、海丰等三十余家，聚集在北起小桥头，南至三成弄和铁线弄口不及半华里的地段。其中尚有紫帷、分兴两家，专售高级贝壳类水产品。他们大都白天无营业，夜半开市，全市鱼贩和县、区、乡的商人，均向该地批购。当年中亭街道路狭窄，晚上灯火通明，行人摩肩接踵，十分拥挤热闹。

（乙）棉苧业。中亭街的棉苧业，最盛时期前后有二十多家。如：华丰（宁波人），厚康益（浙江帮）、乾丰太、泰和（罗氏家族开）、仁和、恒安、复兴、光裕、天祥、大经、合兴、泰兴、和成、二宜、福兰、复和祥、福丰、新兴、同和等。它们都是批发零售并举，专营棉、苧，兼营夏布（其中福兰和复和祥两家还兼批售兰州水烟）。此外在观岐巷内，还有一家大户批发商叫宋仁记。

（丙）金银业（金铺）。福州市金铺原有五十多家，设在中亭街的有，祥慎、谦益、慎余、宝和章、荣聚、恒康、祥聚、益聚、九如、久泰、老天宝、老凤祥等家。这几十家金铺从前多以金银首饰为主营，后来由于妇女普遍剪发，金银首饰产销下降，加上“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动

动荡不安，不少大户停止收盘，将牌号出租，店底出租；这段时间，从表面看起来，金银业数增加，而资金反为减少。抗战初期，富户豪绅多将黄金兑取现款，疏散迁避内地。黄金市场供过于求，难得出路，周转不灵，大小金银店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全行业处境困难。在一九四五年福州再度光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在望，市场开始复苏，于是一些金店又很活跃起来。但当时金融市场已成为投机者买空卖空的窗口。其时，福州有号称“四大金刚”的，即复祥、祥慎、协和、久泰四家金店，相继活跃，盛极一时。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经济总崩溃，市场上以黄金为通货的筹码，金店由抗战前五十多家骤增到九十多家，另有无证户尚未计在内。中亭街金铺参与这等活动自不后人，但由于物价猛涨、币值瞬息万变，最终只好全行业停止关门。

(丁)油、豆和粉行。这类油、豆和面粉行栈中，大户有林永记，是经营油、豆、面粉杂货等行栈，资金雄厚，货源充足(其行址就是现在中亭街的东升百货店)较盛行，以专业油类来说，是比较大的。同成行，从店面来看，只是一家碗行，其实所经营的商业，曾经鼎盛一时(是福州工商界突出人物之一，曾任福州旧商会长王梅惠家族所开)，经营面广，除了瓷陶之外，还做很多大生意，包括面粉和油类及轮船等。

在这一带还有几家名牌和具有特色的老铺值得一提，如翁学钦的大同北烛店、王大美的笔店、墨林斋的墨店、未见斋、沐兰堂的纸店，由福建督军李厚基题牌的庆福堂香店，雨伞老铺卓常和，名牌茶叶店一枝春(大户生顺妹所开)，春光怡(系美且有陈家所开)；美且有(绍兴酒栈名牌糕点雪片糕)，国药有广济、恒济，同仁、华来，天一参行；四省，还有土变金炉灶店，小易大羊肉铺(专售优质福清花生羊)等。

繁华的“金三角”——大桥头、台江汛、田垱(即中平路)

在大桥头十字路口有百龄百货棉布店，前后经营有苏广百货、鞋帽、绸缎、棉布等，老板是福州市商业巨子尤家德铃、德琦等。大桥头左边是“虎标”“永安堂”，是星系华侨胡文虎开设的商店；右边是以福州第一个“福州中国国货公司”命名的综合性营业楼。这三家均在大桥头的十字路口成三角相峙。中亭街、大桥头、台江汛这一带，在当时是福州近码头的最热闹地方，因而高档绸缎店有好几家。较大的有：新奇春、鸿记、光中、平安（方苏藩分行），百吉、美美、五纹、鸿记、一文、有福、大盛、华盛、泰来聚（系当年福州救火联合会会长王刚所开）和云章绸布苏广综合商行（经理叶国瑞）。市场活跃，盛极一时。

后洲桶街

在中亭街后面，人们不会忘记有条小街。称为后洲桶街，是以专制厨房木器具为主的聚店成市的一条街。店约十余间，都在靠东一边，西边均是住宅。前店后坊。老板绝大部分都会制造木器，边做边售。产品有木制厨房用具，如厨櫈、桌、椅、锅盖、罐盖、缸盖，各类型尿桶、吊桶、水桶以至床架、床椅等等。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时并入木桶厂后，店面亦随之消逝。

水果、花生豆、蕃薯、猪苗集市——下道街

在小桥头东侧下道街，即今达道路。这里是四个行业的集市。一是水果牙。以投牙为主要营业，代销邻县近乡如闽侯、闽清、永泰等处青果。有福桔、枇杷、桃、李、龙眼、柿、橄榄、甘蔗等等，有的还装运上海等地。最旺盛时期有三十多家，其中以黄合和、黄福聚、李义记三户最大。解放初期，“一·二〇”火灾后，统一迁于瀛洲。社会主义改造

高潮时，全行业合营于市鲜干果批发站。二是花生和豆类的行栈，全市的摊贩多来此进货。老板系长乐人，有大和、益和、同和等七八家。三为“猪仔牙”。四乡农民均在此选购“猪苗”，据说要选“狮头八挂面”的方为良种。四是蕃薯牙。达道纱帽池的“蕃薯牙”有好几家。福清、闽侯、长乐等县运来的蕃薯多在这里投牙出售，因为这里接近透龙，汇合二桥道头，上落水利便，福州商贩多来此盘市。这里有个地方叫纱帽池，系明代爱国华侨陈振龙父子由国外引进甘薯良种的试验场。据《福州地方志》载：甘薯是福州地区最主要的高产杂粮，其重要性仅次于水稻，在粮食作物中占第二位。甘薯俗称蕃薯，顾名思义是从外国引进来的。甘薯创始人陈振龙原籍长乐，是明朝万历年间在菲律宾经商的华侨。当时陈氏发现菲律宾的土产甘薯，清甜可口，堪充粮食，想移植回祖国来。但当时菲律宾的西班牙统治者，严禁薯种出口。陈氏想尽办法，把薯藤装在竹筒里，放在海面上漂流，竹筒在用一条细线系在船旁，在海上航行七昼夜，终于在万历二十年（公元1593年）五月安抵福州。当陈振龙把甘薯带回福州以后，即由其子陈经纶在南台下道纱帽池（现是交警二中队大门后马路）试种成功。即向巡抚金学曾呈禀陈述甘薯好处，说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请大力推广。于是福州市民，也都开始试种。当时适逢福建旱灾严重，米谷歉收，金巡抚饬令所属各地普遍种甘薯均获丰收；使福建人民安然度过了严重的旱灾。现今乌石山还有座先薯祠，就是前人为纪念从国外引进甘薯创始人陈振龙父子和当时推广种植甘薯的福建巡抚金学曾而建立的。祠中特立了“德政碑”，还祀了陈氏父子，又把甘薯名为金薯，以彰其功。

据老一辈传说，下道街由此成了蕃薯集市了。